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四卷 庵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譚前因後果

經云：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
要知來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

話說南京新橋有一人姓丘，字伯臯。平生忠厚志誠，奉佛甚謹。性喜施捨，不肯妄取人一毫一釐，最是個公直有名的人。一日獨坐在家內屋簷之下，朗聲誦經。忽然一個人背了包裹，走到面前來放下包裹在地，向伯臯作一揖道：「借問老丈一聲。」伯臯慌忙還禮道：「有甚話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子是個浙江人，在湖廣做買賣。來到此地，要尋這裡一個丘伯臯，不知住在何處？」伯臯道：「足下問彼住處，敢是與他舊相識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一向不曾相識，只是江湖上聞得這人是個長者，忠信可托。今小子在途路間，有些事體，要乾累他，故此動問。」伯臯道：「在下便是丘伯臯。足下既是遠來相尋，請到裡面來細講。」立起身來拱進室內坐定，問道：「足下高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子姓南，賤號少營。」伯臯道：「有何見托？」少營道：「小子有些事體，要到北京會一個人，兩月後可回了。」手指著包裹道：「這裡頭頗有些東西，今單身遠走，路上干係，欲要寄頓停當，方可起程。世上的人，便是親眷朋友最相好的，撞著財物交關，就未必保得心腸不變。一路聞得吾丈大名，是分毫不苟的人，所以要將來寄放在此，安心北去，回來叩謝。即此便是乾累老丈之處，別無他事。」伯臯道：「這個當得。但請足下封記停當，安放舍下。只管放心自去，萬無一失。」少營道：「如此多謝。」當下依言把包裹封記好了，交與伯臯，拿了進去。伯臯見他是遠來的人，整治酒飯待他。他又又要置辦上京去的幾件物事，未得動身。伯臯就留他家裡住宿兩晚，方才別去。

過了兩個多月，不見他來。看看等至一年有餘，杳無音耗。伯臯問著北來的浙江人，沒有一個曉得的。要差人到浙江去問他家裡，又不曉得他地頭住處。相遇著而人便問南少營，全然無人認得。伯臯道：「這椿未完事，如何是了？」沒計奈何，巷口有一卜肆甚靈，即時去問卜一卦。那占卦的道：「卦上已經生氣，行人必應沉沒在外，不得回來。」伯臯心下委決不開，歸來與妻子商量道：「前日這人與我素不相識，忽然來寄此包裹。今一去不來，不知包內是甚麼東西，焉欲開來看一看。這人道我忠厚可托，故一面不相識，肯寄我處，如何等不得他來？欲待不看，心下疑惑不過。我想只不要動他原物，便看一看，想也無害。」妻子道：「自家沒有取心，便是看看何妨？」取將出來，覺得沉重，打開看時，多是黃金白銀，約有千兩之數。伯臯道：「原來有這些東西在這裡，如何卻不來了？啟卦的說卦上已經生氣，莫不這人死了，所以不來。我而今有個主意，在他包裡取出五□金來，替他廣請高僧，做一壇佛事，祈求佛力，保佑他早早回來。倘若真個死了，求他得免罪苦，早早受生，也是我和他相與一番。受寄多時，盡了一片心，不便是這樣埋沒了他的。」妻子道：「若這人不死，來時節動了他五□兩，怎麼回他？」伯臯道：「我只把這實話對他講，說是保佑他回來的，難道怪我不成？□分不認賬，我填還他也罷了。佛天面上，那裡是使了屈錢處？」算計已定，果然請了幾眾僧人，做了七晝夜功果。伯臯是致誠人，佛前至心祈禱，願他生得早歸，死得早脫。功果已罷，又是幾時，不見音信，眼見得南少營不來了。伯臯雖無貪他東西念頭，卻沒個還處。自佛事五□兩之外，已此是人己的財物。伯臯心裡常懷著不安，日遠一日，也不以為意了。

伯臯一向無子，這番佛事之後，其妾即有好孕。明年生下一男，眉目疏秀，甚覺可喜。伯臯夫妻□分愛惜。養到五六歲，送他上學，取名丘俊。豈知小聰明甚有，見了書就不肯讀，只是賴學。到得長大來，一發不肯學好，專一結識了一班無賴子弟，嫖賭行中一溜，撒漫使錢，戒訓不下。村裡人見他如此作為，盡皆歎息道：「丘伯臯做了一世好人，生下後代，乃是敗子。天沒眼睛，好善無報。」如此過了幾時，伯臯與他娶了妻，生有一子。指望他漸漸老成，自然收心。不匡丘俊有了妻兒，越加在肆，連妻兒不放在心上，棄著不管。終日只是三街兩市，和著酒肉朋友串哄，非賭即嫖，整個月不回家來。便是到家，無非是取錢鈔，要當頭。伯臯氣忿不過。

一日，伯臯出外去，思量他在家非為，哄他回來鎖在一間空室裡頭。團團多是牆壁，只留著一個圓洞，放進飲食。就是生了雙翅，也沒處飛將出來。伯臯去了多時，丘俊坐在房裡，真如囹圄一般。其大娘甚是憐他，恐怕他愁苦壞了。一日早起，走到房前，在壁縫中張他一張，看他在裡面怎生光景。不看萬事全休，只這一看，那一驚非小可！

正是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一桶雪水來。

丘俊的大娘，看見房裡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樣，吃了一驚。仔細看時，儼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少營。大娘認得明白，不敢則聲，嘿嘿歸房。恰好丘伯臯也回來，妻子說著怪異的事，伯臯恍然大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不必說了，原是他的東西，我怎管得他浪費？枉做冤家！」登時開了門，放了丘俊出來，聽他仍舊外邊浮浪。快活不多幾時，酒色淘空的身子，一口氣不接，無病而死。伯臯算算所費，恰正是千金的光景。明曉得是因果，不□分在心上，只收拾孫子過日，望他長成罷了。

後邊人議論丘俊是南少營的後身，來取這些寄下東西的，不必說了。只因丘伯臯是個善人，故來與他家生下一孫，衍著後代，天道也不為差。但只是如此忠厚長者，明受人寄頓，又不曾貪謀了他的，還要填還本人，還得盡了方休。何況實負欠了人，強要人的打點受用，天豈容得你過？所以冤債相償，因果的事，說他一年也說不了。小子而今說一個沒天理的，與看官們聽一聽。

錢財本有定數，莫要欺心胡做！

試看古往今來，只是一本帳簿。

卻說元朝至正年間，山東有一人姓元名自實，田莊為生，家道豐厚。性質愚純，不通文墨，卻也忠厚認真，一句說話兩個半句的人。同裡有個姓繆的千戶，與他從幼往來相好。一日繆千戶選授得福建地方官職，收拾赴任。缺少路費，要在自實處借銀三百兩。自實慨然應允，繆千戶寫了文卷送過去。自實道：「通家至愛，要文卷做甚麼？他日還不還，在你心裡。你去做官的人，料不賴了我的。」此時自實恃家私有餘，把這幾兩銀子也不放在心上，競自不收文卷，如數交與他去。繆千戶自去上任了。

真是事有不測。至正末年間，山東大亂，盜賊四起。自實之家，被劫掠盜掠一空，所剩者田地屋宇，兵戈擾攘中，又變不出銀子來。戀著住下，又恐性命難保，要尋個好去處避兵。其時福建被陳友定所據，七郡地方獨安然無事。自實與妻子商量道：「目今滿眼兵戈，只有福建平靜。況繆君在彼為官，可以投托。但道途阻塞，人口牽連，行動不得。莫若尋個海船，搭了他由天津出海，直趨福州。一路海洋，可以逕達，便可挈家而去了。」商量已定，收拾了些零剩東西，載了一家上了海船，看了風訊開去，不則幾時，到了福州地面。

自實上岸，先打聽繆千戶消息。見說繆千戶正在陳友定幕下，當道用事，威權隆重，門庭赫奕。自實喜之不勝，道是來得著了。匆忙之中，未敢就未見他，且回到船裡對妻子說道：「問著了繆家，他正在這裡興頭，便是我們的造化了。」大家歡喜。自實在福州城中賃下了一個住居，接妻子上來，安頓行李停當，思量要見繆千戶。轉一個念頭道：『一路受了風波，顏色憔悴，衣裳襤褸，他是興頭的時節，不要討他鄙賤，還宜從容為是。』住了多日，把冠服多整飾齊楚，面龐也養得黑色退了，然後到門求見。門上人見是外鄉人，不肯接帖，問其來由，說是山東。門上人道：「我們本官最怕鄉裡來纏，門上不敢稟得，怕惹他惱燥。等他出來，你自走過來我面見他，須與吾們無干。他只這個時節出來快了。」自實依言站著等候。果然不多一會，繆千戶騎著馬出來拜客。自實走到馬前。躬身打拱。繆千戶把眼看到別處，毫釐不象認得的。自實急了，走上前去說了山東土音，把自己姓名大聲叫喊。繆千戶聽得，只得叫攔住了馬，認一認，假作吃驚道：

「原來是我鄉親，失瞻，失瞻！」下馬來作了揖，拉了他轉到家裡來，敘了賓主坐定。一杯茶罷，千戶自立起身來道：「適間

正有小事要出去，不得奉陪。且請仁兄回寓，來日薄具小酌，申請過來一敘。」自實不曾說得甚麼，沒奈何且自別過。

等到明日，千戶著個人拿了一個單帖來請自實。自實對妻子道：「今日請我，必有好意。」歡天喜地，不等再邀，跟著就走。到了衙門，千戶接著，自實只說道長久不見，又遠來相投，怎生齊整待他。誰知千戶意思甚淡，草草酒果三杯，說些地方上大概的話。略略問問家中兵戈光景、親眷存亡之類，毫釐不問著自實為何遠來，家業興廢若何。比及自實說得遭劫逃難，苦楚不堪。千戶聽了，也只如常，並無驚駭憐恤之意。至於借銀之事，頭也不提起，謝也不謝一聲。自實幾番要開口，又想到：「剛到此地，初次相招，怎生就說討債之事？萬一衝撞了他，不好意思。」只得忍了出門。到了下處，旅寓荒涼，柴米窘急。妻子問說：「何不與繆家說說前銀，也好付些來救急？」自實說初到不好啟齒，來曾說得的緣故。妻子怨恨道：「我們萬里遠來，所乾何事？專為要投托繆家，今持特請去一番，卻只貪著他些微酒食，礙口識羞，不把正經話提起，我們有甚麼別望頭在那裡？」自實被埋怨得不耐煩，躊躇了一夜。

次日早起，就到繆千戶家去求見。千戶見說自實到來，心裡已有幾分不象意了。免不得出來見他，意思甚倦，敘得三言兩語，做出許多勉強支吾的光景出來。自實只得自家開口道：「在下家鄉遭變，拚了性命挈家海上遠來，所仗惟有兄長。今日有句話，不揣來告。」千戶不等他說完，便接口道：「不必兄說，小弟已知。向著承借路費，於心不忘。雖是一官蕭條，俸入微薄，恰是故人遠至，豈敢辜恩？兄長一面將文卷簡出來，小弟好照依數目打點，陸續奉還。」看官，你道此時繆千戶肚裡，豈是忘記了當初借銀之時，並不曾有文卷的？只是不好當面賴得，且把這話做出推頭，等他拿不出文卷來，便不好認真催逼，此乃負心人起賴端的圈套處。自實是個老實人，見他說得蹊蹺了，吃驚道：「君言差矣！當初鄉裡契厚，開口就相借，從不曾有甚麼文契。今日怎麼說出此話來？」千戶故意妝出正經面孔來道：「豈有是理！債負往來，全憑文卷。怎麼說個沒有？或者兵火之後，君家自失去了，客或有之。然既與兄舊交，而今文卷有無也不必論，自然處來還兄。只是小弟也在本足之鄉，一時性急不得。從容些個勉強措辦才妙。」

自實聽得如此說了，一時也難相逼，只得唯唯而出。一路想他說話古怪，明是欺心光景。卻是既到此地，不得不把他來作傍。他適才也還有從容處還的話，不是絕無生意的，還須忍耐幾日，再去求他。只是我當初要好的不是，而今權在他人之手，就這般煩難了。歸來與妻子說知，大家歎息了一回，商量還只是求他為是。只得挨著麵皮，走了幾次，常只是這些說話，推三阻四。一千年也不賴，一萬年也不還。耳朵裡時時好聽，並不見一分遞過手裡來。欲待不走時，又別無生路。自實走得一個不耐煩，正所謂：牯羊觸藩，進退兩難。

自實枉自奔波多次，竟無所得。日挨一日，倏忽半年。看看已近新正。自實客居蕭索，合家嗷嗷，過歲之計，分毫無處。自實沒奈何了，只得到繆家去，見了千戶，一頭哭，一頭拜將下去道：「望兄長救吾性命則個！」千戶用手扶起道：

「何至於此！」自實道：「新正在邇，妻子饑寒，囊乏一錢，瓶無一粒粟，如何過得日子？向著所借銀兩，今不敢求還，任憑尊意應濟多少，一絲一毫，盡算是尊賜罷了。就是當時無此借貨一項，今日故人之誼，也求憐憫一些。」說罷大哭。千戶見哭得慌了，也有些不安。把手指數一數道：「還有□日，方是除夜。兄長可在家專待，小弟分些祿米，備些柴薪之費，送到貴寓，以為兄長過歲之資。但勿以輕微為怪，便見相知。」自實窮極之際，見說肯送些東西了，心下放掉了好些，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且延殘喘到新年，便是盛德無盡。」歡喜作別。臨別之時，千戶再三叮囑道：「除夕切勿他往，只在貴寓等著便是。」自實領諾，歸到寓中，把千戶之言對妻子說了，一家安心。

到了除日，清早就起來坐在家裡等候。欲要出去尋些過年物事，又恐怕一時錯過，心裡還想等有些錢鈔到手了，好去運動。呆呆等著，心腸扒將出來，叫一個小廝站在巷口，看有甚麼動靜，先來報知。去了一會，小廝奔來道：「有人挑著米來了。」自實急出門一看，果然一個擔夫挑著一擔米，一個青衣人前頭拿了帖兒走來。自實認道是了。只見走近門邊，擔夫並無歇肩之意，那個青衣人也逕自走過了。自實疑心道：「必是不認得吾家，錯走過了。」連忙叫道：「在這裡，可轉來。」那兩個並不回頭。自實只得趕上前去問青衣人道：「老哥，送禮到那裡去的？」青衣人把手中帖與自實看道：「吾家主張員外送米與館賓的，你問他則甚？」自實情知不是，佯佯走了轉來，又坐在家裡。一會，小廝又走進來道：

「有一個公差打扮的，肩上馱了一肩錢走來了。」自實到門邊探頭一望道：「這番是了。」只見那公差打扮的經過門首，腳步不停，更跑得緊了些。自實越加疑心，跑上前問時，公差答道：「縣裡知縣公送這些錢與他鄉裡過節的。」自實又見不是，心裡道：「別人家多紛紛送禮，要見只在今日這一日了，如何我家的偏不見到？」自實心裡好像□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，身子好像做盤上螞蟥，一霎也站腳不住。看看守到下午，竟不見來，落得探頭探腦，心猿意馬。這一日，一件過年的東西也不買得。到街前再一看，家家戶戶多收拾起買賣，開店的多關了門，只打點過新年了。自實反為繆家所誤，粒米束薪家裡無備，妻子只是怨恨啼哭。別人家歡呼暢飲，爆竹連天，自實據眉皺目，淒涼相對。自實越想越氣，雙腳亂跳，大罵：「負心的狠賊，害人到這個所在！」一憤之氣，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來，在磨石上磨得雪亮。對妻子道：「我不殺他，不能雪這口氣！我拚著這命抵他，好歹三推六問，也還遲死幾時。明日絕早清晨，等他一出門來，斷然結果他了。」妻子勸他且用性，自實那裡按納得下？捏刀在手，坐到天明，雞鳴鼓絕，逕望繆家門首而去。

且說這條巷中間有一小庵，乃自實家裡到繆家必由之路。庵中有一道者號軒轅翁，年近百歲，是個有道之士。自實平日到繆家裡經過此庵，每走到裡頭歇足，便與庵主軒轅翁敘一會閒話。往來既久，遂成熟識。此日是正月初一日元旦，東方將動，路上未有人行。軒轅翁起來開了門，將一張桌當門放了，點上兩枝蠟燭，朝天拜了四拜。將一卷經攤在桌上，中間燒起一爐香，對著門坐下，朗聲而誦。誦不上一兩板，看見街上天光熹微中，一個人當前走過，甚是急遽，認得是元自實。因為怕斷了經頭，由他自去，不叫住他。這個老人家道眼清明，看元自實在前邊一面走，後面卻有許多人跟著。仔細一看，那裡是人？乃是奇形怪狀之鬼，不計其數，跳舞而行。但見：

或握刀劍，或執椎鑿；

披頭露體，勢甚兇惡。

軒轅翁住了經不念，口裡叫聲道：「怪哉！」把性定一回，重把經念起。不多時，見自實復走回來，腳步懶慢。軒轅翁因是起先詫異了，嘿嘿看他自走，不敢叫破。自實走得過，又有百來個人跟著在後。軒轅翁著眼細看，此番的人多少比前差不遠，卻是打扮大不相同，盡是金冠玉佩之士。但見：

或挈幢蓋，或舉旌幡；

和客悅色，意甚安閑。

軒轅翁驚道：「這卻是甚麼緣故？歲朝清早，所見如此，必是元生死了，適間乃其陰魂，故到此不進門來。相從的，多是神鬼，然惡往善歸，又怎麼解說？」心下狐疑未決，一面把經誦完了，急急到自實家中訪問消耗。

進了元家門內，不聽得裡邊動靜。咳嗽一聲，叫道：「有客相拜。」自實在裡頭走將出來，見是個老人家新年初一相拜，忙請坐下。軒轅翁說了一套隨俗的吉利話，便問自實道：「今日絕清早，足下往何處去？去的時節甚是匆匆，回來的時節甚是緩緩，其故何也？願得一聞。」自實道：「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，不好告訴得老丈。」軒轅翁道：「但說何妨？」自實把繆千戶當初到任借他銀兩，而今來取只是推托，希圖混賴及年晚哄送錢米，竟不見送，以致狼狽過年的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軒轅翁也頓足道：

「這等恩將仇報，其實可恨！這樣人必有天報，足下今日出門，打點與他尋鬧麼？」自實道：「不敢欺老丈，昨晚委實氣了一晚。吃虧不過，把刀磨快了，巴到天明，意欲往彼門首等他清早出來，一刀刺殺了，以雪此恨。及至到了門首，再想一想，他固然得罪於我，他尚有老母妻子，平日與他通家往來的，他們須無罪。不爭殺了千戶一人，他家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鄉了。思量自家一門流落之苦，如此難堪，怎忍叫他家也到這地位！寧可他負了我，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。所以忍住了這口氣，慢慢走了來。心想未定，

不曾到老丈處奉拜得，卻教老丈先降，得罪，得罪。」軒轅翁道：「老漢不是拜年，其實有樁奇異，要到宅上奉訪。今見足下訴說這個緣故，當與足下稱賀。」自實道：「有何可賀？」軒轅翁道：「足下當有後祿，適間之事，神明已知道了。」自實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軒轅翁道：「方才清早足下去時節，老漢看見許多凶鬼相隨；回來時節，多換了福神。老漢因此心下奇異。今見足下所言如此，乃知一念之惡，凶鬼便至；一念之善，福神便臨。如影隨形，一毫不爽，暗室之內，造次之間，萬不可萌一毫惡念，造罪損德的！足下善念既發，鬼神必當嘿佑，不必愁恨了。」自實道：「難承老丈勸慰，只是受了負心之騙，一個新歲，錢米俱無，光景難堪。既不殺得他，自家尋個死路罷，也差對妻子了。」軒轅翁道：「休說如此短見的話！老漢庵中尚有餘糧，停會當送些過來，權時應用。切勿更起他念！」自實道：「多感，多感。」軒轅翁作別而去。

去不多時，果然一個道者領了軒轅翁之命，送一挑米、一貫錢到自實家來。自實枯渴之際，只得受了。轉托道者致謝庵主。道者去後，自實展轉思量：「此翁與我向非相識，尚承其好意如此。叵耐繆千戶負欠了我的，反一毛不拔。本為他遠來相投，今失瞭望，後邊日子如何過得？我要這性命也沒乾！況且此恨難消，據軒轅翁所言神鬼如此之近，我陽世不忍殺他，何不尋個自盡到陰間告理他去？必有伸訴之處。」遂不與妻子說破，竟到三神山下一個八角井邊，歎了一口氣，仰天歎道：「皇天有眼，我元自實被人賴了本錢，卻教我死於非命！可憐，可憐！」說罷，撲通的跳了下去。

自實只道是水淹將來，立刻可死。誰知道井中可煞作怪，自實腳踏實地，點水也無。伸手一摸，兩邊俱是石壁削成。中間有一條狹路，只好客身。自實將手托著兩壁，黑暗中只管向前，依路走去。走勾有數百步遠，忽見有一線亮光透入，急急望亮處走去。須臾壁盡路窮，乃是一個石洞小口。出得一時，豁然天日明朗，別是一個世界。又走了幾□步，見一所大宮殿，外邊門上牌額四個大金字，乃是「三山福地」。自實瞻仰了一會，方敢舉步而入。但見：

古殿煙消，長廊晝靜。徘徊四顧，闕無人蹤。鐘磬一聲，恍來雲外。自是洞天福地，宜有神仙在此藏；絕非俗境塵居，不帶夙緣那得到？

自實立了一響，不見一個人面。肚裡饑又饑，渴又渴，腿腳又酸，走不動了。見面前一個石壇，且是潔淨。自實軟倒來，只得眠在石壇旁邊歇息一回。忽然裡邊走出一個人來，乃是道士打扮；走到自實面前，笑問自實道：「翰林已知客邊滋味了麼？」自實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客邊滋味，受得勾苦楚了，如何呼我做翰林？豈不大差！」道士道：「你不記得在興慶殿草詔書了麼？」自實道：「一發好笑，某乃山東鄙人，布衣賤士，生世四□，目不知書。連京裡多不曾認得，曉得甚麼興慶殿草甚麼詔書？」道士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人生換了皮囊，便為嗜慾所汨，饑寒所困，把前事多忘記了。你來此間，腹中已餓了麼？」自實道：「昨晚忿恨不食，直到如今，為尋死地到此，不期誤入仙境。卻是腹中又餓，口中又渴，腿軟筋麻，當不得，暫臥於此。」道士袖裡摸出大梨一顆、大棗數枚，與自實道：「你認得這東西麼？此交梨、火棗也。你吃了下去，不惟免了饑渴，兼可曉得過去之事。」自實接來手中，正當饑渴之際，一口氣吃了下去。不覺精神爽健，瞑目一想，惺然明悟。記得前生身為學士，在大都興慶殿側草詔，尤如昨日。一轂轆扒將起來，拜著道士道：「多蒙仙長佳果之味，不但解了饑渴，亦且頓悟前生。但前生既如此清貴，未知作何罪業，以致今生受報，弄得加此沒下梢了？」道士道：「你前世也無大罪，但在職之時，自恃文學高強，忽略後進之人，不肯加意汲引，故今世罰你愚俗，不通文義。又妄自尊大，拒絕交遊，毫無情面，故今世罰你漂泊，投入不著。這也是一還一報，天道再不差的。今因你一念之善，故有分到此福地與吾相遇，救你一命。」道士因與自實說世間許多因果之事，某人是善人，該得好報。某人是惡人，該得惡報。某人乃是無厭鬼王出世，地下有□個爐替他鑄橫財，故在世貪饕不止，賄賂公行，他日福滿，當受幽囚之禍。某人乃多殺鬼王出世，有陰兵五百，多是銅頭鐵額的，跟隨左右，助其行虐，故在世殺害良民，不戢軍士，他日命衰，當受割截之殃。其餘凡貪官汙吏、富室豪民，及矯情干譽、欺世盜名種種之人，無不隨業得報，一一不爽。自實見識得這等利害明白，打動了心中事，遂問道：「假似繆千戶欺心混賴，負我多金，反致得無聊如此，他日豈不報應？」道士道：「足下不必怪他。他乃是王將軍的車子，財物不是他的，他豈得妄動耶？」自實道：「見今他享榮華，我受貧苦，眼前怎麼當得？」道士道：「不出三年，世運變革，地方將有兵戈大亂，不是這光景了。你快擇善地而居，免受池魚之禍。」自實道：「在下愚昧，不識何處可以躲避？」道士道：「福寧可居，且那邊所在與你略有緣分，可償得你前日好意貸人之物，不必想繆家還了。此皆子善念所至也。今到此已久，家人懸望，只索回去罷！」自實道：「起初自井中下來，行了許多暗路，今不能重記。就尋著了舊路，也上去不得，如何歸去？」道士道：「此間別有一徑，可以出外，不必從舊路了。」因指點山後一條路徑，叫自實從此而行。自實再拜稱謝，道士自轉身去了。

自實依著所指之徑，行不多時，見一個穴口，走將出來，另有天日。急回頭認時，穴已不見。自實望去百步之外，遠遠有人行走。奔將去問路，原來即是福州城外。遂急急跑回家來，家人見了又驚又喜，道：「那裡去了這幾日？」自實道：「我今日去，就是今日來，怎麼說幾日？」家人道：「今日是初□了，自那日初一出門，到晚不見回來，只道在軒轅翁庵裡。及至去問時，卻又說不曾來。只疑心是有甚麼山高水低。軒轅翁說：『你家主人還有後祿，定無他事。』所以多勉強寬解。這幾日杳然無信，未免慌張。幸得來家卻好了。」自實把憤恨投井，誰知無水不死，卻遇見道士，奇奇怪怪許多說話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聞得仙家日月長，今吾在井只得一響，世上卻有□日。這道士多分是仙人，他的說話，必定有准，我們依言搬在福寧去罷。不要戀繆家的東西，不得到手，反為所誤了。」一面叫人收拾起來，打點上路。自實走到軒轅翁庵中別他一別，說遷去之意。軒轅翁問：「為何發此念頭？」自實把井中之事說了一遍。軒轅翁跌足道：「可惜足下不認得人！這道士乃芙蓉真人也。我修煉了一世，不能相遇，豈知足下當面錯過？仙家之言，不可有違！足下遷去為上。老漢也自到山中去了。若住在此地，必為亂兵所殺。」自實別了回來，一逕領了妻子回到福寧。

此時天下擾亂，賦役煩重，地方多有逃亡之屋。自實走去尋得幾間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，並疊瓦礫，將就修葺來往。揮鋤之際，鏗然有聲，掘將下去，卻是石板一塊。撥將開來，中有藏金數□錠。合家見了不勝之喜，恐怕有人看見，連忙收拾在箱匣中了。自實道：「井中道士所言，此間與吾有些緣分，可還所貸銀兩，正謂此也。」將來秤一秤，果是三百金之數，不多不少。自實道：「井中人果是仙人，在此住料然不妨。」從此安頓了老小，衣食也充足了些，不愁凍餒，放心安居。後來張士誠大軍臨福州，陳平章遭擄，一應官吏多被誅戮。繆千戶一家，被王將軍所殺，盡有其家資。自實在福寧竟得無事，算來恰恰三年。道士之言，無一不驗，可見財物有定數，他人東西強要不得的。為人一念，善惡之報，一些不差的。有詩為證：

一念起時神鬼至，何況前生夙世緣！
方知富室多慳吝，只為他人守業錢。